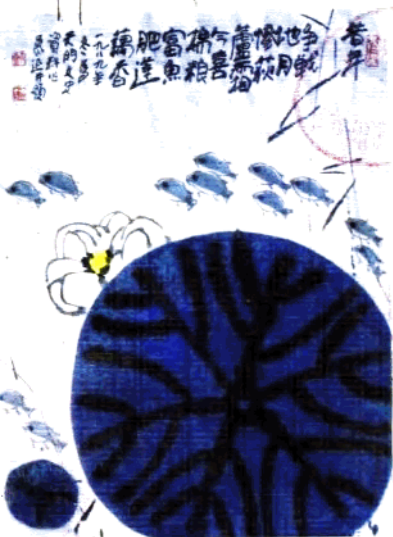


• 纪念建国四十周年 •



天门文史资料

南希正题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89

审定：李德山

宋洪玉

李光前

主 编：王德镜

编 审：严 肃

董麟声

王公沛

段信主

王世新

马安明

录 目

· 纪念建国四十周年 ·

曾家湾战斗	王海山 (1)
青山湖脱险	胡恒山 (8)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	邹梓根 (12)
解放战争时期的天门	邹东俊 (17)
回首天南烽烟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岳口拉锯战 陈玉祥 (21)

第一次解放岳口的战斗经过及其周围的形势 高华廷 (28)

皂市的黎明 李 铨 (32) |

抗战初期麻洋局势拾零 邹东俊 (37) |

冲破黑暗胜利归来

——记解放战争初期沔阳保安二中队

向我县南工作委员会投诚起义 曹 力 (42) |

我所知道的刘朋难 (其一) 邹东俊 (49) |

我所知道的刘朋难 (其二) 邹东俊 (53) |

解放初期观音湖地区的剿匪工作 沈占先 (57) |

刘英义师在天门 周治同 (60) |

缅怀先父曹珩 曹 璧 (67) |

李长龄诗选 (72) |

上日知会同志稽勋局书 李长龄 (81) |

李长龄简介 胡远德 (93) |

讨袁义旗两悬天门城	周治同 (95)
先父宋继成传略	宋震权 宋家骥 (98)

接管天门中学前后

——兼怀于盛兹校长	邓仲禹 (100)
解放战争后期天京潜县的学校状况	王可达 (123)
幸福的回忆	

——徐特立同志为《天门函授》

来信题字的前前后后	董麟声 (139)
我在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的情况	李延禧 (142)
有关天门中学及我个人的情况	李延禧 (148)
李延禧简介	吴 明 (159)
关于学校教育的几则回忆	龙时乘 (161)
民初至抗战前的天门教育概况	金家修 (169)
卢生和他所作的学堂乐歌	朱则平 (173)

曾家湾战斗

王 海 山

一九四二年的曾家湾战斗是我们新四军第五师重返洪湖、南下洞庭的前哨战。因此，它在我们五师的战史上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这一年的上半年里，在武汉以西，我军三打侏儒山，活捉汪步青，全歼伪和平定国军第一师全部五千余人和其第二师一部一千余人，在长江汉水之间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武汉以东，我军横渡长江，收复鄂南十县农村集镇大片国土，打开了我军通向湘赣两省的大门。秋天，国民党顽固派向我鄂中、鄂东各个根据地发起进攻，侵入我白兆山、京北及大小悟山防区。对于顽固派这种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行为，我军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向来犯者发起了反击，取得了圣场战斗和礼北战斗的胜利，粉碎了顽固派对我的全面进攻，巩固了鄂东、鄂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这一年的九月，我们五师作战范围已扩大到了鄂、豫、皖、湘、赣五个省区，并在此范围内建立了五个军分区，抗击着十多万鬼子和更多的伪军。

可是，正当我军进军江南，威胁武汉的时候，国民党一二八师，乘我西线兵力空虚之机，大举进犯我天汉湖区和天京潜等根据地，袭击我后方机关、工厂、医院、学校，破坏我财政来源，并深入我军防区设立据点，对我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威胁。

天门的潘尚武，一九四四年底投靠一二八师以后，侵入我天京潜县的渔南联乡，于曾家湾、刁家口等地构筑工事，安排据点，勾结伪军，扶植土匪，不断骚扰我天门县河以南各区；群众一夕数惊，生命财产时刻都处于敌、伪、顽、匪的威胁之中。从灰埠头到罗汉寺八十多里的地面上，往往一个村子几千户没有一条耕牛，群众好容易用人力拉犁种的一点庄稼，刚一成熟就被他们抢光了，最后只好糠菜度日。群众害怕这些顽匪们的残害，都不敢在家里睡觉，一到天黑，就悄悄地躲进河边、地头或者芦苇林里露宿。也有人在家里砌上一道夹墙，把门一锁，一家人泡在夹墙里过日子。从前，这一带的妇女们都爱穿蓝色印花布和天门绸子。可到了这时候，这些传统的衣着都不敢穿了。青年妇女们都用块破蓝布把头一包，拿灶灰往脸上一抹，穿上件破旧毛蓝大褂，化装成老太婆模样，即使如此，也难逃脱这些魔鬼们的手掌。不少人被他们抓住捆绑吊打，荡尽家财，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整个天西被他们折腾得哀鸿遍野，庐舍为墟，群众只有盼望新四军早些回来。我们每到一处，人们便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这时，他们才可以过几天安身日子。如果我们一走，他们又得跑进芦苇林躲起来。因此有的群众干脆带上干粮随我们部队转移，避免顽匪残害。

为了坚持抗战，保护群众，恢复西线各个根据地，也为了呼应东线，打开挺进襄南的通道，九月初，师部决定成立路西反顽指挥部，命令我和周志坚同志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王翰同志任政委，集中十三、十五两个旅的部分兵力，完成进击曹勛的六纵队、恢复京北、反击进犯天汉的一二八师、收复襄河与汉宜路之间防区的任务。

九月中旬，在路西反顽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十三、

十五两旋部分团队向进犯我京北的曹勤六纵队发起反击，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赶走了顽军，收复了京北。十月下旬，我军指挥部挥师南下，抵天门县灰埠头至潘家渡一线，准备向盘踞曾家湾之顽匪出击。

曾家湾位于我天京潜县渔南联乡腹地，顽一二八师独立第一旅潘尚武部侵入我天西防区后，即以其第一营江鸿部据守这里。他们在这里强拉民伕，拆屋毁林，筑起了一圈高达丈余的土城。城下密布暗堡、城内修起两座四层楼高的碉楼，城外是一丈左右的濠沟，水深丈余，沟外满布鹿墙、障碍，一旦有事，可以组成立体交叉火网，易守难攻。他们凭借着这一永久性工事驻在这里横行霸道。

我们到达灰埠头后，召开了一个战前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部队团以上干部外，还有天京潜县党政军负责同志。会上，县委书记陈清同志表示：全县人民坚决支持部队打好这一仗，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人给人，要什么给什么。会后，县委马上动员民兵抬着担架，带着干粮，从各地来到前线，驻满了县河北边的好几个村子。

我们的作战方案是：罗孟刚同志带领四十三团围攻曾家湾，黄德魁同志带领四十四团、刘友海同志带领三十九团在郑家滩一带设防，阻击来援顽军。

十月三十一日晚，各部按作战方案进入阵地。十一月一日拂晓，四十三团向曾家湾守敌发起进攻，但因顽方工事坚固，弹药充足，我攻战竟日，进展不大。

十一月二日，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指挥部调三十九团与四十三团配合，继续攻打曾家湾。当天，潘尚武出一个团的兵力，由天东越过天岳公路，向曾家湾驰援，行至郑家滩时，黄德魁同志指挥四十四团迎头阻击，歼其一部，残敌向原路逃

走，我缴获重机枪一挺和其战利品一部分。

这一天，围攻曾家湾的战斗仍无进展。晚上我和周志坚同志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了一个战地会议，会议决定改变攻城战术：在土城外筑起几座土台，居高临下，控制城内之敌。根据这一决定，县委马上发动群众从四面八方送来大批麻袋、毛竹、木条、绳索。于是，军民一起动手修筑土台。黑夜中，大家用麻袋装上泥土，一层层往上摞，当夜就在敌土城的东、西、北三面筑起三座高土台。三日凌晨，在土台上重火器的掩护下，我军再次向土城内之敌发起进攻。这一天的进攻，虽给了顽军相当的杀伤，但顽军大部躲在碉楼暗堡内，指挥系统和运动体系都未被打乱，因而我们土台上的火力也难以发挥。一天下来，双方仍呈胶着状态。

如此相持到四日下午，我发现窜入襄河以北的一二八师各部已倾巢出动，一部直接向曾家湾来援，一部迂回至天门县河以北，企图断我后路。同时，在顽固派潘尚武的勾结下，日军也在向天门、岳口、渔薪河、皂市、旧口、沙洋等据点大量增兵，有与顽固派配合向我夹击的迹象。我军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对此，指挥部决定停止向曾家湾进攻，立即渡过县河，向北撤退。夜半，当我四十四团北撤到达石家河时，顽一二八师史团已尾追而至。我四十四团与县独立团配合，沿西河左岸布下阵地，准备迎敌。六日晨三时左右，我四十三团经张家场赶来石家河，与四十四团、县独立团一起，完成了对顽一二八师史团的包围，并发起了冲锋。天亮，顽史团大部被歼，遗尸七十余具，残敌向西逃窜了。

曾家湾战斗从战术上讲，我军有得有失，但从战略上讲，它打出了我军军威，把潘尚武匪部赶出了曾家湾、刁家口等地，收复了观音湖、拖船埠、南河、夏家场、白土地等

日伪据点，巩固并扩大了天京潜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我军进军襄南、重返洪湖扫清了道路，完成了边区党委“把天京潜建设成饮马洞庭、南下赣湘的巩固的后方”的任务，同时，也撕破了顽固派假抗战、真投降的假面具。

顽一二八师独立第一旅旅长潘尚武一贯打着“抗日”的招牌，欺骗了不少天真烂漫的天门人。特别有些士绅，甚至把他看成是“抗日英雄”，当一尊偶像崇拜，接受他的反共宣传，以至对我们的统一战线三心二意。至于王劲哉、古鼎新，更是一贯自我标榜为“国军正规部队”，摆出一幅爱国爱民的架势，欺侮老百姓，给天门、潜江、沔阳、监利、汉川数县人民制造了说不尽的灾难。

其次，王劲哉、古鼎新、潘尚武之间，表面上虽打着同一个“国军”旗号，而且是同一个“一二八”师，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起初，王劲哉自恃是国反党的正规部队，且拥有近三万人的兵力，据有襄河两岸数县地盘，一向看不起地方部队。潘尚武虽只是一个地头蛇，是靠武汉沦陷前后收拣国民党溃军枪支和并吞还乡团武装起家的地方游杂，但他认为“一二八”师也不过是国民党的“杂牌”，对王劲哉的专横跋扈，刚愎自用不肯卖帐，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九四〇年，潘尚武虽投靠了王劲哉，并被王委以一二八师独立旅旅长之职，但他受编不受调，死死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所以彼此间仍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王劲哉为了监视潘尚武，把潘的独立旅交由他的亲信、384旅旅长古鼎新领导，并授意古鼎新相机吃掉潘旅。当时我方有个联乡主任写信挖苦潘尚武说：

亏你过得意，

亏你受得气，

旅长管旅长，
稀奇不稀奇！

潘尚武对此，当然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所以他与王劲哉、古鼎新表面上是一家，但行动上仍是勾心斗角，纷争不已。

到了一九四二年初，国民党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于王劲哉那种桀骜不驯的踞傲态度很不放心，特地授意古鼎新伺机杀掉王劲哉，并许事成之后以一二八师师长宝座相谢。古鼎新接到陈诚秘旨后，为了讨好王劲哉，就原原本本地把陈诚的意图告诉了王劲哉。王劲哉一听此话，勃然大怒，他既愤慨于陈诚的狠毒，又害怕古鼎新真地背叛自己，于是决心杀古以绝后患。所以反过来又密令潘尚武监视古鼎新。于是，王、古、潘三人都想杀掉另两人以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曾家湾战斗中，潘尚武在困窘之际，一夕数电。呼求王、古来援，但王、古为了保存自己，削弱对方。自然不肯轻易出兵。同时，慑于我军威力，也不敢火中取栗。贸然出兵，以后虽出了兵，也只是故作姿态。如蜗步爬行。潘尚武则远水不解近渴，白白损失了近三个营的兵力，把老本赔了将近一半。当然不能不对王、古切齿痛恨。至于古鼎新，本来就无意援潘。之所以派出一个史团。也只是虚应故事。掩人耳目。所以在行动上迂回迁延。几天才走了几十里路到达石家河。不巧在这里又碰上我方四十三、四十四两个正规团。损兵折将。几乎全团覆没，吃了大亏。此战之后。王劲哉对潘、古两旅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想乘机吃掉他们，扬言要对这两个旅进行整编。潘、古对王劲哉见死不救本来就不满。现在见他乘人之危，露出了吃掉自己的凶相，就更加仇恨了。所以他们干脆撕下了“抗日”的面具，带领他们

的全部人马，分别向天门城、脉旺咀的日寇投降，当汉奸去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日寇向一二八师发动全面进攻。古鼎新充当了鬼子的先锋，亲自给鬼子带路攻打王劲哉，致使一二八师全军覆没。

因此，曾家湾战斗后半年，一二八师的覆没，王劲哉的被俘，古鼎新潘尚武等反共英雄们背叛祖国，投降日寇等事实，向国民党营垒的人们揭示了一条真理：要嘛和共产党新四军团结抗日，当一个民族战士，要嘛和王、古、潘一样，反共到底，到最后完蛋或者顽而不固，去当汉奸。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这两条道路。既想抗日，又要反共，这样的第三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曾家湾战斗之后，不少国民党人士和地方士绅们从王、古、潘的兴衰史上学到了这一真理，划清了是非界线，回到民族的立场上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使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这就是曾家湾战斗的又一功绩。

（王可达整理）

青 山 湖 脱 险

胡 恒 山

在原来渔北区白竹乡的张家场和刘家巷子两个小集镇的中间，有一个苟张湾。苟张湾离青山湖不远，它在青山湖的北边。

1942年以前，白竹乡是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是我们的重点乡。这里工作基础比较好，有六、七个党支部，民兵、基干队、自卫队、妇教会、农教会、青教会以及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都已建立起来，做了许多工作，农民武装很活跃。群众和我们有如血肉一样的关系。1942年底伪军张明道侵占石家河，大约在43年春，白竹乡游击队大队长崔福高与石家河的伪军相勾结，率乡游击队投敌叛变，残酷杀害了该乡乡长吴金训同志，并将吴金训同志的头颅拿到石家河街头去悬挂示众。此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游击区。我们的活动中心被迫转移到坟禁地区，石家河的伪军不分昼夜的出来骚扰。到白竹各地抢东西、抓人、罚款，活动非常猖獗，搞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老百姓白天不能安心生产，晚上不能在家里住宿。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人民利益，我决定在白竹地区打一次伏击。时间大约是1944年夏秋之交（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当时湖里的蒿草还长得很茂盛，水草、荷叶还很多，湖水也不冷）。那时，我是渔北的区委书记、联乡主任。手里的武装只有一个区中队、乡游击队和一些区乡干部。

一天，我带领这支小部队在拂晓前来到苟张湾设伏（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克强同志来渔北检查工作，也一同到苟张湾）。这个地方的群众都认识我们，为了隐蔽目标，封锁消息，我们不让湾子里的人出去，哨兵骑在牛背上伪装放牛。但是有个叫洪东元的保长，因事经过那里发现了我们的哨兵，也发现了我们，就立即去石家河报告了伪军。敌人得到消息后，便以包围我驻地的态势向我们扑来，企图把我们消灭在青山湖。当侦察员发现敌人行动，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出了石家河”时，我们没有动，因为石家河到苟张湾有七、八华里地，打埋伏要出敌不意，近距离打。后来又有情报说伪军到崔家岭了，我们仍然按兵未动，因为还有几里路远。到了下午，大约晚饭前的时间，又接到报告说敌人到了么刘湾，我们的哨兵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

石家河的伪军是分三路来包围我们的。和哨兵接火的是正面一路；右路由叛徒鄢玉振带队，从张家场插董家湾、钟毛岭过来，紧逼陈家岭和上、下吴家咀至湖边；左路带队的是许家湾一个叫许廷均的，从破脑壳湾、吴家咀直压湖边而来。许廷均我认识，他原是刘家巷子一位较为有名的人物，投靠了石家河的伪军。敌人三面包围，只留靠南的青山湖，妄图在湖边吃掉我们。

由于敌人是有准备的，且装备、人员都占绝对优势，我们处于劣势地位，被迫向湖边撤退，我们撤退时是从陈家岭插过去的。边打边撤，和敌人的两路包抄部队平行前进。此时敌人想从吴家咀阻拦我们从湖边撤退，用几名骑兵从上、下吴家咀的巷子中冲了过来。见到这种情况，我把卡了壳的短枪交给马北乡副乡长杨国章，随即从通讯员张咬脐手里拿过步枪，对着横冲过来的骑兵射击。敌人是胆小鬼，见我开枪，

掉头就跑，这样我们就冲开了通往青山湖的路。此刻，我和王克强同志被冲散了。

当我到一个叫张家湾的村子时，敌人已逼过来了，我只得从这个地方下到湖里。下湖后，我把打完了子弹的枪沉在水里，脱了上衣向对岸游去。我潜水时需要不断地浮出水面呼吸，敌人见我浮起来就朝我开枪射击，企图打死我，我就利用荷叶、蒿草等作掩护躲避敌人的射击。后来敌人见我在水中时沉时浮，以为我负了伤，就逼迫吴家咀一位叫范玉生的副保长用船去把我弄起来。开始范玉生不知道湖中面临危险的是谁。他一见是我，二话没说，冒着有失去生命、财产后果的危险把我送到了湖对岸的徐家大湾，后来又传到傅家湾。傅家湾有一个党支部，我在这里找到了傅子银同志。才脱离了危险。

天黑以后，敌人撤走了，我到湖里去取枪，才知道王克强同志还泡在湖水里，以荷叶水草作掩护，直到深夜才从水中出来。我们两人又到一起了。还有一些同志是在湖边荆棘丛中隐蔽脱险的。

这一次斗争中，我们有五位同志为革命壮烈牺牲，一位同志被俘。我们活着的同志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些为追求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他们是：白竹乡副乡长张香远、马北乡联队长闵书香、县委交通员黄福生、白竹乡联队长张落成、一名年仅15岁左右的通讯员。张落成同志死得无比悲壮，他是被伪军抓到石家河去杀害的，敌人惨无人道地将他剖腹、挖心。我的通讯员张咬脐被俘后，敌人敲诈勒索，他家将20多亩田地和一栋房子的家产全部变卖光了，才把他营救出来。

关于青山湖的这件事，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怀。虽然

这件事不能跟全国当时那些大的事件相比，但从中却仍可以使我們获得深刻的教育和重要的启示。这个教育和启示的意义在现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它说明我們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来之不易，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是无数人用鲜血染成的，今天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因此，我們必須珍惜这些，并为捍卫这一伟大的胜利成果作坚决的斗争。为完成他們未竟的事业进行艰苦的奋斗。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

邹梓根

1946年6月初，蒋介石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对我新四军第五师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新四军五师所在根据地的军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针锋相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6年我在京北县（现京山县）石板河区工作，6月15日，京北县委委员李有为同志和石板河区区长陈维相同志在全区干部大会上传达上级指示时说：“国民党反动派要消灭我们，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志们要准备吃大苦，还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要与敌人战斗到底。由于会后有人告密，当日夜晚，顽匪许友祥率匪军窜入我根据地，把我们包围在石板河附近的曾家畈小屋湾。虽然敌众我寡，但情况对我们有利，仍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在突围的战斗中，区通讯员李三娃不幸牺牲，我也被捕。敌人将我关押在一家农户，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清晨，我乘匪兵外出抢劫财产之机，即挣脱绑绳，冲出了敌人的哨所，于当天找到了李有为同志和孙世英副区长，归了队。战友们见我赤身跑回，就送我一套单衣和一床单被，我用它们穿盖了四个多月没有换洗过。

1946年6月23日，我新四军第五师奉命突围。上级指示规定：“地方乡镇干部不要随军突围，就地隐藏起来。”我们乡政府的同志都服从命令分别安顿好了。我是暂时隐藏在一个可靠的农民毛天云家里，进行秘密活动。这时敌人愈来